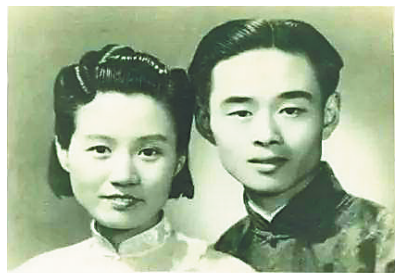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 王吴军
才子佳人 柴米夫妻



宋清如与朱生豪

朱生豪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、诗人，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以惊人的毅力，译出了莎士比亚全部剧作 37 部中的喜剧 13 部、悲剧 10 部、传奇剧 4 部和历史剧 4 部，共 31 部，唯有历史剧中《理查三世》《亨利五世》《亨利六世》（上中下）、《亨利八世》6 部尚缺。朱生豪的译文明明白晓畅、忠实原文意趣，然而，朱生豪除了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屈地翻译莎士比亚的感人经历之外，让人感动的还有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、柴米夫妻的爱情故事。

20 世纪 30 年代初，朱生豪宋清如相识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。许多年后，宋清如回忆起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：“那时，他完全是个孩子。瘦长的个儿，苍白的脸，和善、天真，自得其乐地，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。”

朱生豪和蕙质兰心的宋清如“一笑低头意已倾”，开始了频繁的诗词酬和。朱生豪这个瘦弱苍白、寡言内向的才子，却向宋清如写了不少动情的诗和信，朱生豪深爱着宋清如，他的似水柔情都浸润在字里行间。1941 年底，日军突然侵略上海，朱生豪任职的《中美日报》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。朱生豪从上海避居故乡嘉兴，后来又避难乡间。而宋清如则随家人去了四川，国难当头，几经聚散，两人的心灵却从没有距离。

朱生豪给宋清如写信说：“似乎我每次见了你 5 分钟，便别了你 100 年似的。”“我并自愿自拟为天才（实在天才要比平常人可怜得多），但觉得一个人如幸而逢到一个倾心相交的友人，这友人实在比全世界可贵得多……如果我有希望，那么我希望我们不死在同一空间，只死在同一时间。”

朱生豪有一封给宋清如的未曾发出的信这样写道：“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，那意境是如何不同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，那也是何等有味。”字里行间是真诚而平淡的爱情味道，真的是永远隽永浪漫。

1942 年 5 月 1 日，朱生豪和宋清如终于在上海举办了婚礼，他们的爱情结出了甜蜜的果实。宋清如的老师、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：“才子佳人，柴米夫妻”八个字，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的最好概括。

在失业中借新衣服举行婚礼的这对夫妻，从此携手翻译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。朱生豪埋头译述至死，宋清如始终是他忠实的助手和伴侣。1943 年 1 月，朱生豪和宋清如带着莎氏全集，来到了朱生豪的嘉兴老家。一张木桌，一把旧靠椅，一盏小油灯，一支旧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、两本辞典就是全部的工具。朱生豪闭户译作，足不出户，没有必要，他连楼都懒得走下来。每月上旬，宋清如总是先把米买好，其他开支能省的一律省去。刷牙用盐代替牙粉，朱生豪头发长了，由宋清如用剪刀修剪。没有钟，起床以天明为准。没有电灯，而灯油也省

着用。宋清如每天烧饭、买菜、洗衣。偶有空闲，便帮工做衣，补贴家用。尽管生活拮据，但宋清如成了朱生豪潜心翻译的重要支柱。一次，宋清如回了娘家，朱生豪竟每天于雨中站在门口青梅树下等候，捡一片落叶，写一首诗：“同在雨中等待，同在雨中失眠……”

忙碌的翻译之余，朱生豪和宋清如把选编《唐宋名家词四百首》作为休息方式，两人笔底生花，五十年后，宋清如出版了《寄在信封里的灵魂——朱生豪书信集》。

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：“我很贫穷。但我无所不有。”贫病交加中，朱生豪用高雅的散文语言，翻译了三十部半莎翁剧作。在译到《亨利四世》时，朱生豪突然肋间剧痛，经诊断，确诊为严重肺结核及并发症。

1944 年 11 月的下旬，朱生豪病情加重，日夜躺着，无力说话，更无力看书了，他对日夜守护他的宋清如说：“莎翁剧作还有 5 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，早知一病不起，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。”

临终前两天，朱生豪喃喃地说：“我的一生始终是清白的。”这天晚上，朱生豪叫了声：“清如，我要去了！”宋清如大声呼叫，他才渐渐苏醒。

1944 年 11 月 24 日中午，朱生豪口中念着英语，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。26 日中午，朱生豪忽然叫道：“小青青（指宋清如），我去了！”他就这样永远地走了。这一年，朱生豪和宋清如都只有 32 岁。

朱生豪撒手人寰后，被施蛰存誉为“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”的宋清如除了含辛茹苦将还未满周岁的儿子养成人，又念念不忘丈夫朱生豪未竟的事业，殚精竭虑补译出《亨利五世》《亨利六世》等剧。

佳节词话 冯海鹏
古诗中的母亲



从古至今，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母亲的形象深深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成为一生永存的情愫。

母亲总是辛苦，为儿女付出从不求回报，付出成了一种理所当然。孟郊的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早已经深入人心，成为母爱的代名词。而早在先秦时期佚名所做的《蓼莪》中就有对母亲的歌颂，“蓼蓼者莪，匪我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写出了母亲养育儿女的辛苦，而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抚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。昊天罔极！”详细描绘了母亲养育子女的日常温暖的情景，亘古未变。然而，天灾失母，作者的痛苦无依母恩难报嚎啕而出。“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雏渐肥。”白居易的《燕诗示刘叟》以燕子的视角道出母亲的辛苦与付出，令人动容。王建的《短歌行》“人家见生男女好，不知男女催人老。”更是让人心下感慨。时光荏苒，儿女长大，而母亲却在时光里一天天老去，催老父母的是时光，更是为儿女付出的勤苦与爱。

母亲总是期盼，期盼儿女归来，期盼儿女平安，期盼成了一种别样的爱。白居易在《燕诗示刘叟》中，“雌雄空中鸣，声尽呼不归。”声声燕母声声呼唤的真情。“见面怜清瘦，呼儿问苦辛。”（蒋士铨《岁暮到家》）是母亲见到子女归来关切和欢喜，“爱子心无尽，归家喜及辰”（蒋士铨《岁暮到家》），更是一言道尽心中的喜不自禁。“慈母倚门情，游子行路苦。”（王冕《墨萱图·其一》），母亲总是那样，倚门而站，望着远方的路，希望看见，那路上，就有归来的人，而在路上的游子，何尝不时时刻刻思念母亲呢！

母亲最怕辞别，辞别总有万语千言，总有万千关切，但总是无从说起，唯有泪千行，那泪是对儿女的牵挂，是对儿女的祝福。看黄景仁《别老母》“褰帷拜母河梁去，白发愁看泪眼枯。”，惜王建《渡辽水》“来时父母知隔生，重著衣裳如送死。”而白居易《母别子》中一句“母别子，子别母，白日无光哭声苦”让人满面酸楚。此外，我们的大诗人李白，大笔一挥，一首《豫章行》“老母与子别，呼天野草间”，直把母亲的泪肆意滂沱酣畅淋漓地描摹出来。

母亲是儿女的依靠，是子女心灵的寄托和牵挂，作为子女，别让“霜陨芦花泪湿衣，白头无复倚柴扉”的遗憾留在心间，当感恩于今日，“十五彩衣年，承欢慈母前。”

琼岛风物 梁统兴
雁峰书院

雁峰书院的前身是雁峰社学，位于研经书院（研经书院是清末爱国诗人冯骥声于 1884 创建的，其遗址在今府城鼓楼之东）东边的原府学宫故址上。

乾隆三十五年（1760 年）府学宫迁移时，琼州府将其遗址改作试院，但仍剩下不少空地。第三年，琼山乡绅吴位和、吴必禄、杜常辉、冯文蚡、温星阳、温维新、何朝辅、毛映斗等人共集白银 2000 两在试院旁创办了一间社学，延请名师教育本县子弟。因名贤丘濬曾在此处读书，写过一篇《雁集琼庠序》，又因社学对面不远处有座三元峰，峰上有明人创建的三元塔，故将社学命名为“雁峰”。雁峰社学草创时有讲堂 5 间，斋舍 12 间，大门 3 间。这是当时府城的唯一社学。后来，雁峰社学岁久倾颓，至道光三年（1823 年），吴典季弟吴玠等人首倡，由知县于学质主持，共集资光洋 5400 多元，加上原由吴玠掌管的社学经费本息银 2200 多元，对社学进行重修，并改社学为书院，院名仍冠“雁峰”两字。雁峰书院只招收琼山籍的生童，属于县级书院。至此，琼州 13 州县都有了自已的书院。首任院长为琼山县著名学者王承烈担任，他连续在该书院主讲时间长达 12 年。

道光九年（1829 年），知县苏启召集乡绅捐款得光洋 3800 元作为书院经费。书院的正课生童膏火数额和琼台书院相同。

咸丰元年（1851 年），知县张需重建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 年），知县刘福宋将研经书院和雁峰书院合并，成立琼山县两等小学。第二年，知县方绍震力加整顿，延请理化洋文教员进行教学，校长由琼山名士曾对颜担任。至宣统元年（1909 年），校名改为琼山第一高等小学校，由名士张瑞奎任校长。

民国 2 年（1913 年），改为琼山县立中学。

渐远风雅 王南海
老粗布情结

从小喜欢姥姥织的老粗布，柔软，舒适，古朴，典雅。姥姥总是在劳碌了一天，下到地窖子里，开始纺纱织布。那木制的织布机，梭子响着，仿佛是一首永远不歇的歌曲，伴着我童年的梦。

曾几何时，以为这种古老的织布工艺，早已随着现代化机器生产而消失殆尽，直到那一天，我们在河北农村，寻到这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迎接我们的女士说：“是祖祖辈辈的织布技艺吸引着我，让我根本放不下。”

在她家的陈列室里，那一墙面的老粗布，简直让我爱不释手。老粗布不仅摸起来特别舒服，手感厚厚实实的，而且，居然有各种花色，各种纹路。不仅有大床单，还有漂亮的小饰品，每一件都织工精致。让人一下子仿佛回到了古朴的田园生活，窗外桃红柳绿，室内宁静温馨。这是一种让人心静的老粗布，那是人们一梭一梭编织而成，摸在手中，仿佛可以感知岁月流逝。

女人笑笑说：“老粗布，可是地地道道的宝贝。它看起来没有那么花哨，可是，却返朴归真，大巧若拙。这拙，可不是愚笨，而是一种稳定的美，宁静的美，质朴的美。就像是一种温暖的情谊，不惊艳，却长长久久。”

很多老粗布两块对折，几十块用印有喜字的红绳绑在一起，我好奇地问：“这是做什么用的？”女人答：“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历史悠久的风俗，女儿要出嫁前，妈妈就要亲手织这种老粗布，一梭一梭，把所有的爱，所有的祝福都织在老粗布里，等到出嫁的时候，娘家人把老粗布摆放在新房里，新娘子嫁到婆婆家，可以根据当时所需，用这些老粗布做衣服、做褥子。”

出于好奇，我想去看看当地人是如何织布的。女人把我带到一户农家，在农家院的门洞里，竟然摆放着两个大大的木制织布机，织布机上已经织好了很长的布料，卷得厚厚的。一位满头白发的阿姨坐在那里织布，手脚配合得那么默契，她一直笑意盈盈地和我们攀谈，手上和脚上的活计却一丁点也不耽误。织出来的粗布那么平滑、细腻，颜色搭配那么美丽。老阿姨说，无论喜欢什么花色，她都可以织得出。这种感觉多有成就感！我问她：“织布是为了卖吗？”她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这是织给家里人的，大部分留给孩子。”这木制布机，虽然工艺原始，却步骤严格，如果想织出一匹漂亮的老粗布，需得长年累月的练习才行。

在众多老粗布中，我对那席印有花朵的粉色老粗布情有独钟。漂亮的小花朵，整整齐齐地排列，仿佛是春光乍现在小屋里。很多老粗布，可以制成漂亮的中式服装，彰显古朴之风。关于老粗布的资料介绍中如是说：“传播中国文化与匠人魅力，让更多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，热爱中国手工老粗布。”

据说，在《西京杂记》中曾记载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民国时期，河北妇人昼夜纺织，不出户庭，家业益盛。布市以城内为最盛，每遇集期，妇女抱布贸易者如云。而且，随着时代发展，人们在技术上不断创新，从两匹缿发展到四匹缿，产生出更多组合变化、极具乡土色彩的老粗布。